伊濱集卷十七

元　王沂　撰

題跋

題胡士恭滄浪集

者夥顏則神度而意昏憂患集則氣折而語陋固二者之累而其詩之工雖未能脫氣埃處閒曠日與逸人勝士游丘樊嘗欲去紛華就閑遺勢利遐想夫灝氣之初其書之妙文絲毫憂患之撓士恭得乎濠上者若此宜

31927

其詩之工且多也由是而工之不已實其興含之彌章幽其趣韜之彌光潔其氣遠之彌芳澹其味咀之彌長清其韻聆之彌揚與夫柳宗元韋應物李太白陳子昂上下乎清都之境翱翔乎白雲之鄉士恭以是求之則觀魚之樂亦有合於蒙莊

書麥舟圖後

嘗讀陳履常詩為惠不必廣但問與者誰受施何用多名義以為資未嘗不撫卷嘆息以為名言由是觀之則

冉子之請原思之辭皆非義也孟子於薛宋則受於齊則不受莫非義也故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堯夫畀卿皆一時偉人傑士其於取與必有見於此

題孝節卷

夫有德色之子則有誶語之婦有高義之夫則有偕隱之妻劉氏之守節固偉矣亦處士之孝有以化之也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信哉而況關雎之行流風之被乎江

漢者當何如也雖然子之致孝其親妻之弗移於夫理當然也而韓氏夫婦廼屢太史為之書噫

題獲麟圖

關雎之應實無麟而若麟之瑞春秋之作實有麟而非麟之時噫

題李敬齋樂府後

余嘗觀敬齋賦鴈邱雙蕖怨樂府數章於元遺山集中經緯綿密詞旨清楚似勝元作意者如黄魯直陳無巳

和東坡詩前輩所謂極力以壓此老者今觀全集其語意渾厚絶類晏元獻父子乃知遺山附入之意有在也

題晦室

甄德修命其藏修之室曰晦而王子為之詞曰春華之榮須風光以成煥其神明須含光以貞龍蛇之蟄以藏身尺蠖之屈以求伸卷顏之如愚而蟄之耕於有莘晦其名者昌晦其德者百世不忘斯聖人之所以洗心於密而退藏

題大學治平龜鑑後 李朝佐著

窮經將以致用者也漢之儒者亦嘗以六經之學竊見於用如以禹貢行河以春秋斷獄以三百五篇進諫六經之用固不止於此然視夫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如何也余有取乎大學治平龜鑑者以此云

題歐陽公權墨迹

宋江文忠公萬里稱歐陽公權事親孝為人忠謹身如

玉澹然無世間榮利意評其文高處逼西漢其推重如此此記雖非愜意之作然憂世之心溢於言外是未易以工拙論也

書紀將軍傳後

晉州鼓城之東有封巋然相傳為漢紀將軍墓鼓城居氓紀姓者百餘家皆云將軍後盖信然也司馬遷班固序漢之興七有畫一策下一城皆為立傳而將軍以身殉國脫高祖於危忠義之氣到今凜然如生權懸夫運

籌游説搴旗斬將之功何霄壤之寥絶也是宜詳其冑
出而傳之以勸忠於後世而乃附載馬繆矣雖然彼運
籌游説搴旗斬將者雖赫然震燿於一時而泯滅無聞
久矣將軍獨俾人稱思至今社而稷之尸而祝之豈其
忠義之在人心者使然歟傳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將
軍在之矣紀姓有仕國朝為千夫長者曰禎字天祐為
廟以祀余既嘆史氏之陋而嘉天祐之能表顯其先也
於是乎書

書硯北生傳後

至順間余嘗序硯北生集古印考是時生年甫三十挾此著書游京師一時賢豪知名士皆與交生負其有不肯俯首隨流俗已而歸吳中後十年余待詔宣文閣審定御府所藏珍圖名札品第甲乙諸公貴人間問海内精賞鑑可名用者余曰吳中趙仲穆與生淮南陳新甫而已既而余承乏翰林一二貴人亦相繼去而無知生者矣又三年詔修遼金宋史余言任事者曰生聞見甚

博叙事有法宜以前代陳無已故事召生而任事者復以白衣難之至是不見生十五年矣道士張一無來出吳興王蒙著硯北生傳讀之笑曰昔米元章以高世逸羣之氣而婣侮杜少陵於數百年之上豈獨為一薛少保計哉生方以圖書翰墨之樂而錙銖軒冕以湖山釣遊之適而塵壤埶利是區區者曾何足言而余亦淺乎知生者矣乃補傳賛曰鼓文周篆鈌莫續鐃歌漢詞亡可屬昆玉蟾肪泥視玉螭盤蠶卧紋雷轂商甗姜鬲敦

有牧琱戈蟲魚畫狸鵲斷縑敗楮倒囊贖雜然前陳什襲蓄清風古意溢我目誰其樂之吴郡陸

題理千户孝行傳後

歐陽子云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為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别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觀此則知理君之孝行可尚也哉

文

謁鳴皐山三清殿文

鶴鳴之山秀而雄兮方壺蓬萊此別宮兮雲旗羽輪飄乘風兮烟消月出聞瑽瑢兮哀此嵩民瘠而窮兮維神之祐助歲功兮藥疾驅癘攘螟蟲兮雨暘以時沴易豐兮桴鼓不鳴囹圄空兮爾壽爾昌曰農工兮何以報之愧於中兮謁於靈宇嚴以恭兮神之惠我曷其終兮

謁木門義應侯廟文

撮土之山勺水之淵苟利於人有神司馬況於嵩高卓瑋拔出倫類出風雨見怪物而合於先王之典禮者耶維神血食此邦著於前代靈蹟昭昭攘凶拯害其式遵故典敢修禮謁永維靈德常祐斯民則民之事神其孰敢怠

謁三塗龍祠文

三塗之險實險而奇創立峩峩帶以長伊其險伊何有神司之神有靈蹟邦人所祇噫風震霆騰雲擴霓驕陽

以祛膏澤以施拯溺攘凶庇廕嘉秠開闓變化其功孰窺我民報事豈有數思爰卜其吉叅駕以馳爰肅我躬爰謁靈祠爰求民瘼匪禱我私爰以薦神神其歆之

弔鼂錯文

有漢失馭兮裂土擅强太阿倒持兮黄屋翺翔綱紀逆史兮弗慮弗匡馮口或啟兮胷陷歛鋋賈策之畫兮流涕浪浪大夫之弗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噫踆盭之云錮兮俞扁深臏其旁厲鍼石以從之兮衆果竊笑其為狂

猛獸之在山兮樵採擯迹鷙翮之高翔兮狐狸不食何
大夫之忠勇兮君胡惑夫讒賊詎覆敗之是圖兮卒快
心乎仇敵殺身之匪余戚兮哀宗社之將隳苟余心之
無愆兮雖勦絕而奚悲嗟夫世之議大夫兮曰胡蹈殆
而弗疑術數之自操兮斯聖人之所非身居而君將兮
固召禍以媒讒君子之過忠兮故忍責其纖微羌余衷
之坎坎兮獨咏嘆而長思余哀後之人兮何鞠恖而抵
巇咸嗟卑而嘆老兮孰懼忠讜之式虧瞻馬鬣之遺封

兮聊徘徊于潁湄緬遺塵之邈絶兮涕浪浪以沾衣

贊

天衢子贊

翰林供奉李彦方自號天衢子贊曰豐下而腴有美髯鬒冠服也儒春温盎如紬金匱書直承明廬扁舟江湖世莫能拘彼疾其驅我車徐徐與時卷舒是為天衢

二賢贊

翰林待制揭君曼碩既為西江彭君宗徐書仲長統樂

志論陶淵明歸去来辭宗徐弟宗建求余書其末余謂
二賢之心迹固見於論與辭若其言行之詳有非辭與
論所能盡者廼為二賢贊俾有以希慕云曰有漢徵士
世居山陽策幹之敗厥聲益彰俶儻敢言或以為狂發
憤著書其言曰昌足繼西京董賈劉揚卜居清曠於焉
倘徉散策平林濯纓滄浪雅操南風妙曲清商呼吸精
和靈龜與藏猗歟先生與道翱翔有晉處士少而居貧
州府三命不屈元纁棄官從好厚志薄身賦詩歸来寂

寞之濵濯畦驚蔬魚菽是勤宵盤晝憇非舟非輪抑揚
與朗其辭不群白壁微瑕孰云知文簞瓢屢空短褐懸
鶉求義而義求仁而仁曰康曰惠往世同塵猗歟先生
天之逸民

王善甫畫像賛

千歲之松百鍊之鋼遇挫弗虧雖老益彊撫民也煦兮
春陽擊強也凛然秋霜髮白顔蒼洗心退藏觀浮雲而
一笑聊杖屨以徜徉

張淳甫像贊

洛陽張生舉拜且泣請於余曰先人以潛德晦行聞於鄉而卒窮以死舉也無似懼無以表見於世先生其哀而賜之文俾托以不朽吾小人亦與榮焉予弗獲辭為之言曰莊周論天曰自然吾以為荒唐之言至於仁者天鄙者壽賢者窮愚者達荒忽而不可究然後知周之言為弗謬嗚呼張君璞玉之良道弸於中而暴之以藝孝行于家而譽聞於鄉然而善不克報勤不獲禄謂天

有知何禍何福謂天無知何後之淑舉也勉旃姑務于學以求其傳庶足以發幽光於九泉古之所謂倚伏者尚可信而俟焉申包胥不云乎天定而後勝人人衆而能勝天

奎章照磨林彦廣侍儀舍人畫贊

辨色而朝百辟輯瑞以會萬方紫宸之班濟濟蹌蹌望之猶鳴鳳之在朝陽此其凜而清頎而長言而文神而昌直承明廬登寶繪堂者邪

遺安堂贊為李唐卿御史書

維士晦顯繇時亂治即以求安其旨有二其在於易隨時之義義猶權衡曷可錯置其在於書曰安汝止道猶規矩方圓是視三仁事殷或去或死二老歸周或用或恥是義之安以時而已君仁臣敬安在於是止慈止孝曰父與子是道之安不易萬世龐公栖遁丁漢之季豈表是依聊以避地遺安之對可施於彼表終不悟徒高其事猗歟世德醴泉仙李其承有子以文起仕既貳天

官為材御史有孫嶷嶷亦紹厥美畎畝之安烏得而擬曰視諸道其安以此其安以此維後之祉

銘

尊已齋銘為績溪汪氏賦

人于萬物所貴為已蹈賢軌賢由已而已惟爾從欲得彼忘此孰云千金視若泥滓惟此可尊惟彼可耻精擇力行一問諸理伊誰名堂猗歟朱子

先君硯銘

其厚也不反不側君子之德其潤也溫其如玉君子之
澤惟其然余先君子寶馬以昌斯文之傳

碑

知宣德府王公遺愛碑

宣德郡兩京間險帶河山埶壯屏翰列聖時廵馳道所
從出車傳旁午民廬阜蕃猶漢三輔歲廵幸服御供帳
陪扈百官厨傳飛輓鏹屬罷軟吏既喉喘顛汗免罪戾
不暇而並緣為奸者躍躍以喜矣其鷹擊以峙威猛令

以趨辦則又民不寒而慄其有臨政而民安之既去而思之不忘者可不謂賢乎哉迺今王公既代之如千年而民著其善政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則其賢可知矣初延祐三年陝西牧弄兵朔漢皆警上都留守議時丁祁寒宜預具羊裘以待戰士既具而請其直賦宣德屬邑裘帽袴四百餘雙襲既輸而直不下已而西北解嚴歲輸不已民以故敝其貲或立劵舉責困不能償至鬻妻子歷十四年吏師耳目不究公曰弊有大於此

耶事首於一時權宜者曷可因於後况畿輔根本地王化所先民可重困也哉即下令其屬罷之既而留守司亦不復語所輸公代去久之徵如初時至元三年也公家居上京聞之歎曰夫任其事必圖其效我為政於彼而惠莫能終可乎且古之君子有以利人無不為也今吾豈宜避一時之嫌而貽其民百世之害廼析陳其顛末於分司御史罷之如公言於是民懽呼以手加額曰公德我民至矣哉且以武川劉蕭之序介國子助教康

君魯瞻來請書公名敏善甫字也蔚州靈仙人早以儒術飾吏事嘗拜御史西臺丞珎用監同知上都留守司所至聲赫然今特紀其為宣武者繫以詩曰治理孰難厥惟王畿懦或蓻田猛威禍基一弛一張惟相厥宜我以吾誠孰難厥施灤水之陽居庸之北睠此奥區拱翼都邑民物夥繁風氣淳質順時撫方布昭品式從官衛士羽林鷹師其來如雲其給星馳曰此常供民敢或違豈其誅求恒若登陴惟我王公若疾在已蠹宿弗剔曷

致於理公言諄諄如裘之温惟誠動神而况於人昔也
五穀貴擬狐貉今也在野戢戢其角昔也紐聯婦手胼
胝今也然膏緝毳而機民言公德我覆我育豈惟婦子
及我牢畜博瘠蘇僵起我嚬呻公燕壽考式慰我民我
民之思載歌載詩庸勸後人德馨似之

伊濵集卷二十三　　　　元　王沂　撰

碑

樂平縣尹康君遺愛碑

平棘康君庭玉之尹樂平也容而不煩嚴而不苛教民趍農桑通溝洫以厚民生興學校以熾其俗又以其餘力封壇壝理傳置悉如法其識事如著龜操守如氷霜憂民務如家事衛良善如生芻不為機巧刻察而治獄

不撓曾無嚴聲惡色而吏縛不得逞里懼户懌咸曰有
惠愛於人既去官邑之里壄林野之民願伐石以紀其
政以耆老閻惟寅之狀來徵文曰邑民有與大姓爭田
者大姓力能動縣州吏曲文為道地民憤死其妻藉以
中之逮繫者四十人獄具君求得其情民泣服釋濫繫
者歲大旱麥既萎死而菽粟未種君薰祓禱雩望得雨
遠近周浹變瘁為榮易憂為喜民曰君精意所致也君
名國器早以明習法律推擇為吏歷官和順南宮二縣

簿故能深知民隱所立卓卓如此嗟夫理民莫近於守
令也今凋郡瘠邑相望盖能推其功惠及民者鮮也君
受代在任之歲月與衆人同而民思之不已亦難矣哉
乃取其民之所頌言而次第之曰樂平之郊載歌載謡
有綽其政其聞孔昭聞也曷以宜民而已宜民曷以以
其夷易獄訟之濫繫者充斥君來聽之髮櫛絲續時澤
之徯我民焦然君禱而澍錫之有年遺秉栖畝囷藏露
積富我鰥煢繄君之錫原有喬松隰有豐草無壯無穉

皆由長以出以故為之長者聽為之民者思先是賦稅失其平民往往轉流君正稅籍墾姦蠹若疾痛嗜欲在已復其業者五千餘家歲輸米五千石武强出入主撮若家計然於賦役度勢不可蠲除者然後第甲乙調發與民為期會如補倉廪治渠道費不煩而民不擾滹沱水嚙堤府調陻塞君賦葭葦均更繇句而集府歲買桑楮蘊絖給受有法無均否之弊無會集之擾凡民有訟曲直君濯手擿爪徑決於前不以屬吏詿誤若小過輒

誨諭遣去民有爭分財訴户役積歲不能決君為辨之卒使感悟而去久之政洽豪猾屏迹鰥寡遂養弛壞更草迺興學校建加封先聖碑與其長貳春秋釋奠以宣教化以故嶷然有能名部使者二千石舉其材將用矣而我民思之不忘公其賜之文以慰我余謂為政莫難於為縣也而薄為尤難凡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也惟其長之同則奉法之吏從而繩之不為其同而惟其志則為侵官為立異若呂君者不矯矯為異不翕翕

為同能使為之長者聽為之民者思盖人有所不能及也不為之頌則為善者何以勸焉呂君名東字士寬世家中山之無極其材方嚮於用其可頌者庸詎止於是歟詞曰昴畢之分饒陽其邑流聞王城有偉其績爲以致之時維呂君匪飾匪雕璞玉之純此張彼弛補刓葺弊庭絶滯訟濫獄無繫流亡既来君能撫之我無爾暴爾無我欺驅我蟊賊膏我黍稷我倉既盈爾廩維億何以祝之福禄如茨何以昭之琢辭于碑

墓誌

元故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致仕郭君墓碣

應奉翰林致仕郭君既葬其孤汝立請于禮部尚書張公國維曰先子官次行治既載太史楊俊民幽宅之銘維墓有碣所以明著其體聲美實以飭我子孫於千萬世其辭未立敢因公請乃屬其游李濟卿以狀走京師乞文於襄陰王沂序曰君諱士文字從周其先廣寧人中徙錦州至君之大父又徙真定故今為真定人大父

諱安世載德弗燿父佑掾農政院以君故贈從仕郎真定路靈壽縣尹母傅氏贈宜人君早為部使者陳公天祥知辟掾不就已而用薦者為忻州文學掾改真定文學遷教授大都學調陜州遠安縣簿改太常寺禮儀院太祝又不就以應奉翰林從仕郎致仕卒於元統三年三月癸巳年七十有四以其月丙午葬於真定縣柏堂原之塋以配宜人傅氏祔子一人汝立女二人長適趙祖昌次早卒孫男一女一未名也初靈壽君歿京師君

尚幼徒步往返護其喪歸哭泣無節垢塵積首見者嘆息終喪事母至孝飲藥物必經手尤刻勵就學博聞強識屬文謹繩尺於書工篆隸游於集賢學士焦養初國子司業硯堅之門而與處士默菴安某磨礲灌食以求其所至以故名出衆右其掾文學也嚴知約善教誘為學者所歸今翰林承旨許師敬時貳燕憲尤器重君其教京學也名益著論者謂君勢且顯而任事者亦意嚮尤甚君終不肯強起天歷初祭酒蔡公文淵薦君教國

棘我徐以求則迂不囂不棘維學之力兆此新岡歸安其藏瑑銘斯石過者必式

故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賀君墓碣

賀君名據德字天爵太原清源人也初試國子伴讀從中泰定四年進士第丙科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既滿乞外補以至順二年八月丁酉終於京師僦舍春秋三十三以其年某月某甲子葬於其鄉之先塋次君初從今翰林侍讀學士富珠哩君學雅為故國子祭

酒宋君誠夫今國子司業謝君敬德器重其家故寒也自童幼孤苦無慢情戲色侍母以孝聞出從友朋以矩法自持為學勤苦旦不頮水夜不觧帶飜研覈精必以已所自到者為是由是於場屋之文膏潤氷釋義理溢發既編修史館行加修名加聞若將施之而固止之斯其可哀也夫初科舉行士之策名者纍纍智運術展於清資顯轍執契而取君既為館職矣天與之榮如此而又奪之之峻如此豈暫顯之而終蔽之是殆不可曉者

赴以後至元戊寅閏八月終于家春秋五十有七配韋氏封恭人子男三人長榮祖國子伴讀欽祖繼祖尚幼女二人適士族君既葬之七年榮祖以穀城縣簿劉中孚之誌求文其碣曰君為人和平質簡不矜智取名其施於為政亦然至有所必行人亦莫能及也初天歷皇帝之入汴起萬夫長之罷廢者命守潼關以拒西軍而游田沉湎自恣間縱帳下悉少肆剽掠軍民洶洶如驚鹿已而潼關失守坐法下閿鄉獄其徒破械出之走郏

夫浙東廉訪使同朝之子婦侍其君通之妻笄而柔嫕
靜約動應儀法於刀尺鍼縷不習而悟於圖史知大旨
於孝友天得也長而擇所歸仰恭俯慈宜於家方其盛
時中外聚指數千歲時饋祀以恭先之而恩意所逮踈戚
如一舅歿姑老分任家政侍其君名宦未立卓越不羈
賓客過從車騎魚貫擊鮮置醴彈絲吹竹歌呼遨放窮
日夜不厭而家業少衰矣吾姊相以儉約納諸繩檢斥
貨簪珥珮服奮厲營畫秩秩有序以儲以積至有田以

食有廬以居飭其子以學不倦此其德性智術非偶然
者人皆謂宜壽而康克備成福不幸年三十八以卒嗚
呼女如是足以知其賢又足以知吾祖考之德行於家也
以延祐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卒於姑孰即以其年某月
某甲子葬于姑孰溪青山之原子男曰某嶄然有立王
氏世家襄陰今為大梁人吾姊為金監察御史諱銳之
曾孫浙西道提刑按察司經歷諱振之孫宣城諱宗仁
之女為之誌者其弟沂師魯也銘曰秉是壼彝一其初

終振彼單微實保其宗在德靡虧奚報弗隆昌以告哀
納銘新宫

鍾教授墓誌銘

客有挾五行書踵門來見曰鍾萬鍾試告以歲月時具
道余生之辰月宿星斗而金佐之用是剄介自將不能
俛仰俗尚謗譽相尋若素所聞見其然者余洒然異之
問其所傳慼然曰吾先子早遊江南得李虛中學而周
覽旁浹星歷書以翼其術推人之壽夭貴賤貧富憂樂

奇中而不失縣是名聞江淮間晚而劬躬教子萬鍾未
及養而遽大棄之奠又無以識諸幽終天之恨也公幸
哀而賜之銘即死無憾翌日袖繁昌縣大夫張純仁之
述一通來授余憐其志為序曰君諱震字東叟太原人
高祖會仕金為小官曾祖耀先祖夢熊夢熊子三人益
成益禮益友益成始徙家浙右辟宣慰司史以歿君之
考也初君挾其有游姑孰繁昌間一時士大夫多神其
伎謁者浸衆君應之一以誠篤時微諷默導以救其失

甲子歸葬臨清縣廣濟鎮之先兆初德州先配吳氏既歿子淵尚髫也夫人拊字恩有加俾克有立及夫人有子令助教與淵友愛尤篤助教之㓜既捐重幣求師教之及壯又遣至京師齒冑子于學淵悉所有以資其費無所靳居數年明試于有司收其科歷官州縣入列于朝德州與夫人皆以助教貴授封夫婦康寧壽考助教迎致京師食其養禄而宜人遽卒其可哀也夫助教同余官國學居相隣也故其子請銘不辭而銘曰子登王朝

夫老卭園謂宜百年象服魚軒胡畱其報維祉其後維瘞有銘萬世不朽

沈伯雋墓誌銘

君諱茂寔字伯雋其先有為齊太子家令者曰約嘗徙家吳興故世為吳興人至君之考又徙家錢塘今為錢塘人曽大父諱謙為宋承信郎監武義酒稅大父諱行義保義郎准備平江節制司差使考諱元龍登仕郎應浙漕舉君少蓄學問發為文章詩嘗往來新安方回萬

里西州史孝祥敬輿之門用薦者補録紹興儒學母病
棄歸養居久之改杭儒學録歷石門洞書院長丁父憂
卒喪遷太平儒學正先是庾粟庫錢弗以豢士壹切靳
嗇竊則掩取自封殖又虞暴章得罪乃竄易為簿書他
日為清釁誑士惴惴然恐户外之屨入也君獨裕人薄
已弗樹乃私能俾長者聽貳者服日從四方之客與夫
鄉邑之老登蛾眉亭俯大江釃酒高會鳴絃賦詩汲汲
然恐招納之弗廣恩意之弗周也以故人士舉慕鄉尊

流聞居平樂易長者也初辟浙東帥府史日本賊變生倉卒嘷譸白晝操利兵火官寺闔府恟懼君突出白戎帥部衛兵以距敵格殺其渠賊以故不敢迫而圍竟解蓋君之勇畧如此頃之遷廣德尉不赴用舉者擢浙西道憲史繡衣使數倚决難事君治之恒若簡而有餘以材高遷行察院史尋調將仕郎知事平江府非其好不就也又辟南臺掾御史薦君練臺憲典故可以持憲一道遂超遷從仕郎經歷廣西道踰嶺冒瘴沴卒鬱林驛

時泰定元年七月甲子也享年五十八官為封傳護送以歸其配解氏以其年十二月甲子葬于祥符之原先墓次初君為吏精敏果伉發伏振弛擊姦强摘根節機張鍵閉靡漏毫末一時在勢者爭出氣力引挈之君亦慨然將有以為也而遽止於是豈非命也夫噫嘻命之不可空揣而材難恃以自見也久矣彼蹈汚陵巇剪剪以覬倖其偶得也又左眂右眴而恐失之是本何理哉君世為大梁人曾祖某祖某皆仕金季母氏鄂吞君游

余父子間相厚善將葬使來乞銘余故不辭而銘曰嗚
呼張君胡厚其有既不申厥壽亦不昌厥後天耶其偶
然耶我又何嗟

伊濱集卷二十四　　　元　王沂　撰

行狀

張君仲實行述

故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知事張君仲實曾祖宗尹宋贈朝議大夫祖繡宋武德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父淦忠翊節先生諱楧字仲實其先秦州三陽川人五世祖循忠烈王佐宋高宗南遷因家錢塘先生幼而警敏絶人能

刻意學問言動蹈繩墨雖在綺紈不流不侈甫冠學藝
大成是時宋社既墟而文物典刑猶存鉅人耆艾士若
兵部尚書陳公存參政中書文公及翁禮部侍郎鄧公
光薦太學博士劉公辰翁皆降詘年德相與交好譽望四
出葢自景定咸淳間士溺於舉業以磔經破道之學壞
籥而風聲之先生獨斬斬於流俗鋭意矯復古學一切
掃除芬葩組繡而空之於時翰林承旨趙公孟頫以文
墨論議特起東南先生稍後出名嶷然角立文辭肆博

其學富而醇於經闡明與旨觝異剗偽與濂洛紫陽表裏而涵浸渟蓄洞見根極大侈厥文閎肆雅與茹道德之旨達世務之要於詩尤自喜温麗閒淡氣質渾渾辭非一律横從竆眇而自合於繩削又何其工也為人廉靖自将尤篤於嗜善其游皆當世秀人偉士與剡源戴表元帥初漁陽鮮于樞伯幾吳興陳康祖無逸錢塘戴祖禹令祭酒巴西鄧公文原善之尤厚其事親以孝聞始終翊節蓄學弗售而先生不事産業基址日益以貧

而竭力致養宜寒燠具豐柔滫瀡弗忍一日去左右其隙則教授學者戶屨鱗鱗然其聞言氷釋覿德心服勸飭礲溉以成厥器甚眾初用舉者起家為杭儒學録非其好也翰林學士徐公琰廉察浙右素聞先生賢甫至致禮與相見器之即薦宜充本朝文學選翰林承旨閻公復亦奇其文雅咏言以賞識二公望崇一世不妄與人數從騎吏入下里舍論談薄晏學士大夫咸多二公之知人而知先生之微求諸人也頃之江淮尚書省選

與學者講貫如平昔若終其身以誨人為樂者平生故
人超侍從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或聞先生一入帝城
要途可跬步至也謝曰親老矣得一席之位以行志三
釜之祿以為養斯可矣庸何望其賢以玆益信先是有
以工書薦者拒之曰與其以書進吾寧窮以終也江浙
行省丞相府辟掾禮曹令平章高公時參知政事素善
先生亦風俾即署時首相目揹氣使可鑠金石先生固
辭卒弗能奪也其正行直道迺如是久之調將仕郎主

廣德縣簿丁母憂服除擢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知事談者謂先生宜在朝廷備訪問計簿非厥事而先生處之斡旋綜理若決流抑隊可為後法考績而代不兠浙西道廉訪使者曹啟薦曰張楧學完行尊鄧善之劉損齋儔也方朝廷崇儒術尚廉素之時宜特遷江浙儒學提舉以獎恬退不報先生亦以老不復言仕矣以泰定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終於家年六十六葬於是年三月墓在大慈鄉龍姥池北初宋大理少卿牟公巘號大儒讀

先生之詩嘗曰非今之所謂詩也桐江方萬里於文學少許可以昌黎有李漢紫陽有黄幹擬先生學士大夫以為俞而先生不以標望高人好獎後進一有所長輙誘厲奬藉之以故所成就累累知名嘗手江浙文柄其權衡鄉貢士得人居多嗚呼可謂醇明篤愨之君子矣生平微所嗜好頗喜藝菊嘗謂所知曰菊貞素孤潔吾庶近之因自號菊存先生未嘗著書其所論述皆因事而襮既殁子㷀集其文章詩為學古齋稾若干卷拾遺

若干卷其披尋紬繹緝綴今古羣書類聚法制度數造
物立器解名釋象曰格物編又如干卷讀者可以知其志
之所存也嗚呼先生而位止於斯而年止於斯然能自
立於不朽視夫得悖乎道處非其任其彰醜於後者孰
為窮孰為達亦可以無憾矣母朱氏娶劉氏句容縣簿
流之女繼室年氏子五人炬熽爔燇燠燭燠前死矣五
女子其已嫁者三人梁郭瓚杭吳某婿也其一人未嫁
而前死一尚幼也孫七人既葬之三月其游襄陰王沂

能致其良其治家規畫纖悉備具以故於研窮博洽之功未暇也然明敏異甚書一讀輙能通大旨兄三人長甫冠而卒次恕次仁友愛甚篤相謂曰吾等幸鍾世德丁日繁衍微規約何以為覯迺象唐張公藝於堂又樹屋以祠其先春秋眡牲省器皆不以屬子若孫俯仰齋慄如見其享之者已祭列子婦堂下申柳仲塗之訓咸慄然警懼已而懽然相接其兄既早世君撫其長幼千五百餘指咸得其宜捐重幣延師以教諸子姪入其門

尊安其卑卑慕其尊一時皆稱之其視族人愛以均於衣服飲食自奉尤約至人有急歸我則推財赴之無錙銖顧惜意隣里歲饑輙發粟以救嘗學毉疾者歸之無親疎遠邇皆為之盡其術貧者或資之藥物衣食歲具豆糜食飢者恒百餘人天歷初陝西牧弄兵既渡河居民絶炊朝不謀夕閭里惡子席亂刼掠有掊君金帛之積者兵既定事露或勸君白有司君謝曰聚散物理之常彼先世嘗相好矣吾忍之奚以見諸地下耶卒不暴

章人以此多之其與人少合所與合不阿其意守令以
休沐造其廗問起居或詢以政治得失終不能以勢利
及也遺戒諸子曰吾昆弟同爨無間言若等克紹吾志
即死靡憾君享年七十四娶孫氏子三人長克謹次克
慎早世次克寬承襲教世其家為國子伴讀孫二人曰
某曰某克寬將以某年某月塟君於條麓之先塋泣且
拜請於王沂曰先子有馴行潛德不克顯於世玆將乞
銘於浙省參政祭酒富珠哩公先生其良而述之余曰

其家渡河故今占籍相州為相之安陽人天興火剻之
餘雖鄗陵葬有塋塋有碑其文剥缺不可識而牒莫得
而詳然奕世載德畜而不發至公之子侍御史以儒學
政事顯名朝廷而胡氏遂顯矣公諱景先字彦明以子
貴封奉訓大夫知䔥再封朝請大夫同簽太常禮儀院
事騎都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
都尉安定郡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
政事護軍魏郡公考諱用璋以孫貴累封嘉議大夫禮

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魏郡侯母祝氏贈魏郡夫人妻王氏贈魏郡夫人享年八十以致和元年二月六日無病而逝以其年五月十日甲子葬安陽縣孝明村之原祔以夫人王氏子二人曰彛正議大夫御史臺侍御史曰規中書兵部掾女三人長適鄭某次適王某次適李某皆士族孫二人曰伯敬侍儀舍人曰伯壽尚幼也孫女二人長適大司農侯公孫某次適樊某初公考禮部敏達有志操種藝自給以德行化鄉里隣有棗樹垂舍傍

棗熟墜地命左右拾以歸其主其廉志如此與人游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以故人莫能親踈久而後知其篤也居嘗愛眉山蘇氏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懽語遂自號曰陶然翁隱居而終祝夫人智識過人遠甚畜馬有夜盲者僮擅而謾市人取直歸以自媚夫人遽云還其直且謝曰童不以質而輙汝給吾不忍也公承德襲教力學不倦嘗慨然嘆曰辭親干祿孰若竭力以供子職屈己從人孰若隱居以遂吾志

故終身未嘗言仕其事父母養能致其樂喪能盡其哀
事兄有過人之行推已屬人無不致其厚兄歿待寡嫂
岳氏亦盡禮教畜其孤厚如已子同里人有貸錢為本
業子本相埒至數十萬貧莫能與息主責勢孔棘聲自
縊公聞捐家貲俾償之里人泣謝持劵納公所公謝火
其劵歲飢出倉實以賑其隣里鄉黨既匱又賣田繼之
至熟衆將償公辭不受里有喪其子弱家無所有為具
衣被棺木飯含以歛葬之經理其子尤盡恩意既長俾

夫人鄢陵望族性行孝謹處內外親疎之際盡其宜事夫能成其孝教子能成其才子官於朝豐顯矣鄉里以為榮而卒亦不見其喜子罷官歸或貧匱以不足於養為憂輒喜曰此吾所以教子也吾敢不安於命哉吾無待於外也其子居禮部喪甫除服亟月起而陝西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時夫人春秋高以就養辭夫人止之曰西臺臨分省四朝廷視為重地且秦中歲凶人相食賢者急病而讓夷而忘父之訓耶無庸我憂也此夫人

之德見諸外者如此侍御由丞相府掾起家工部主事職十有二遷為侍御史官十轉為正奉大夫初河南歲大祲使請發倉以賑救者足相躡於道行省拒弗許侍御史時為河南省左司員外郎乃代判省牘擅發米二萬石所活五十餘萬人其僉河西隴北道憲也隴北道近邊吏往往闊畧文法乾沒無所忌侍御按發伏振擿利害窮治贓十有一人繩以法濫繫者釋八人豪大吏屏息累足目公曰是不可犯也部內肅然為中書右

司都事西域僧卦釋囚以祓除者内侍奉旨引富民子坐法當死者將縱繫侍御白宰相復置之獄其為御史為員外郎左司也練習朝廷典章故實亦臨事明敏果斷引大體闊細故色和而語莊矯矯無所屈皇上入正大統聖朝故典錫賚親王宗戚庶官衛士金幣帛以萬萬計朞月間舉故典者再用事者憂之請括金民間以充用侍御時為户部尚書稽内府之隱得郡縣上供之實與夫内帑藏積之羨不足則令鹽商入銀以準幣朝

度有法若家計然論者多之其為治書也時皇上委任大臣垂拱仰成而侍御振舉紀綱以闡明法度至於以道德勸講傳經啟迪人望物論咸曰是堪重任者是皆履正蹈義所至然樹藝德善在公有不得而辭焉者公之壽考康寧食其祿養而侍御入則侍帷幄賛國論退而承顏侍膳雍容膝下可謂盛矣天之施與善人豈非信哉公既歿如干年皇上嘉公之能教厥子為才臣命明著公之休德遺澤章示萬世以假寵胡氏之子孫於

致其良者乃爲辭以哭之公諱許岳甫其字也上世爲
蜀人今爲天台人起家以台州文學掾至年七十還政
官八轉爲朝列大夫職七遷爲明州路治中年七十二
終於家公學博而醇文宏贍而不浮與人交盡其義不
隨時勢冷熱爲向背行已居官一於忠厚不馳騁衒鬻
以投世干顯故知之者少而公不易其意也其爲温推
官時樂清縣民陳漁于海它舟貫其鈎鰈陳舞朳以紿
之怒且鬬攫其鰈及槖衣委舟順流去陳賂遺巡徼誣

以剽刼之罪捕得掠俾自誣二人以瘐死獄具公審鞫知其冤即解縱其從九人治廵徼罪狀辭服民歡呼聲動海上以為神明公為政大槩類此故所至有遺愛辭曰倬彼赤城仙聖所宫中流日溪屈蟠蛟龍厥材孔良楩柟豫章虎豹暈翟有炳其章淑靈和清扶輿委欝萬物不得畀人間出篤生我公有蓄硼硼既焯其襮亦宏厥聲寧國之治蘇僵博瘠初以詆去民實戴德于甌于閩有偉其蹟驅其蝥賊以殖黍稷彼疾其驅公車徐徐

世儒而恃公恬其居順退以年媚於林泉身爲逍遥秀
眉蒼顛嘯歌偃側世無不得子孫順慈化其餘澤既壽
而康亦熾而昌君子之祥邦家之光彼天如何不俾百
年馬鬣峩峩日溪之阡日溪茫茫公豈其藏乘雲跨箕
至於帝旁嗚呼天乎既喪吾父又奪夫子撫膺痛哭念
我何恃穹穹厚厚有時而毀余心之哀其何能已

祭文

祭魯子暈黎政文

嗚呼天於斯文忍斲喪之胡為哲人相繼而萎多士何以為繩衡天下何以為蓍龜此學士大夫所失聲而驚呼涕泣而歔欷嗚呼惟公氣虹霓而捺冰雪學河海而文星斗取之既博而成之粹養之以深而禀之厚故其器不止於一能學不期於偏就進位於朝則鳴鳳之儀講道於家則洪鐘之扣既徹牖以並納亦隨材而獨誘如雷雨之先物咸頴發而茁秀流蘋藻以芼頡潔黍稷而饋餾文章之選禮樂之司師氏之位侍從之聯既耀

其華厥聲亦馳或阻為崖或巧為機公坦其衷不見瑕疵有穹其勢有赫其威非義所在公不詭隨至於弛張有時進退有義何堂堂而山立忽星隕而飈逝嗚呼維公而遽死邪吾道之衰乃至此耶凡我同朝矧曰同志契濶山川阻親含襚終天永訣寓此薄醱